

禁烟运动中的粤海关与沿海贸易

——英国收藏的豫堃致林则徐咨文考释

杨国桢

(厦门大学 历史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道光十九年(1839年)禁烟运动中,粤海关在抵制外国商船夹带走私鸦片、维护正常国际贸易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它在管理和维护广州与内地沿海贸易的作用,却鲜为人知。英国国家档案局收藏的粤海关监督豫堃致钦差大臣林则徐咨文,为这段史实补一空白。本文对此进行整理介绍,并稍作考释,指出它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清代;粤海关;豫堃;咨文;沿海贸易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7)04-0053-58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粤,禁烟运动进入高潮。粤海关发挥管理职能,在抵制外国商船夹带走私鸦片、维护正常国际贸易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至十一月初一日(12月6日)封港停止英吉利国际贸易前,查无鸦片具结进口的外国商船已有六十二只,除货物外,还带来买货洋钱将及二百万元。至于在禁烟运动期间,粤海关对广东省内和外省商船进出广州口岸的管理和运作情况,由于史籍档案文书阙如,不得其详。林则徐抵粤后不久公布的《禁烟章程》对粤东中、东、西三路口岸出洋之艚船、拖风、渡船、泥船以及虾筍等项船只,采取口岸澳甲编号造册、五船互保,无人保结之船不准再令驾驶出洋的措施。继又通行沿海县营,如有夷船窜至该辖,无论内洋、外洋,均将附近各船暂禁出口。然对粤海关管理外省和本省商船进出广州口岸的事务,没有涉及,嗣后发出的各种官私文书也缺少这方面的内容。

英国国家档案局收藏有道光十九年五月及十一月粤海关监督豫堃致钦差大臣林则徐咨文共10件,可为这段历史填补空白。这些原件,英国国家档案局旧编在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682使馆汉文档案中,新编入 F. O. 931清代广东省档案,分别归入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1835-1842)[Opium Trade and the opium War 1835-1842]、中央与地方政府(1765-1857)[Central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1765-1857]二目(class)。为方便读者利用,我将档案分开编制的各件抽出,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以1 2标示,后列英国档案编号,正文加以新式标点,整理发表,并分为五月和十一月两组,稍作考释。

道光十九年(1839年)五月,举世瞩目的虎门销烟取得圆满成功。五月十三日(6月23日),林则徐最后一次查视销烟现场,十五日(6月25日)宣告销化全完,乘舟返回省城。海外贸易正常进行,外国货船出口二十三只,满载内地货物;进口九只,贩运洋米、棉花、洋布、黑铅等货,经查验俱无夹带鸦片,并带来买货洋钱十五万数千元。

因禁烟运动影响的广州与内地沿海贸易,也重新启动。现存道光十九年五月豫堃致钦差大臣林则徐咨文两件,显示粤海关重新开放内

[收稿日期]2007-08-27

地沿海贸易初期的情形。

1. F. O. 931/103

钦命署奉宸苑卿、督理粤海关税务、随带加二级豫为呈明事：

道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6月23日），据浙江宁波府商船户冯万裕等赴辕禀称：“切民等于上年十月间由原籍宁波装载药材、绍酒航海来粤贸易，适天津金广兴船只夹私被获，奉督宪筹议新章，因与民等行船不便，当经沥情具禀在案，奉批粘抄。嗣于本年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民等又赴钦宪行辕具呈，奉批抄电。本应遵批，俟廷议到粤，听候谕口[知]，口[遵]照办理。惟民等各船，历年俱在五月上旬口口，交值夏至节气，趁有南风，即行扬帆驶回，诚以海运全仗风帆，稍涉迁延，性命堪虞。民等各船回货，均于上年到粤后陆续办齐，守候至今，各货霉烂固不待言，而各船水手人等食指浩繁，典质已尽，万难再候。兹正交值夏至节气，赶紧装载，非旬半月不能出口。若俟奉有谕知始行装货，是日迟一日，必致愆期。一交秋令，则又不能回宁。为此情极，再赴宪辕据实呈明，伏乞俯察海运艰难，恩开一线，迅赐批示。惟口口口口先行装载，趁此风帆，驶回原籍，以解倒悬，口口民命，计粘抄批一纸。”等情，到本监督。据此，除批前经督部堂飭司核议，宁波、上海等船照天津船例一律办理，业已谕飭在案。今该船户等以钦差大臣批：“俟廷议到粤，听候谕知。”等因，恐守候日久，风帆愆期，有误归帆，是系海运商船实在情形。该船户等既遵照新定章程，请先行装载回籍，与奏案尚无违碍，准即下货出口，以免留滞仍候，据请咨明钦差大臣暨督部堂查照等因揭示，并咨会两广总督部堂查照，及谕飭福潮行遵照外，相应呈明。为此，咨呈钦差大臣、贵部堂，仰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林^④

此件缺署日期一行。英国国家档案局编《清代广东省档案指南》(A critical Guide to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Archives deposited at the Public office of London) 将日期定为：1839/1840 不准确。案：据正文所述，浙江宁波府商船户冯万裕等赴辕呈禀为五月十三日（6月23日），即林则徐在虎门最后一次查视销烟现场之时。本年夏至在五月十二日（6月22日）午刻，禀中故云“正交值夏至节气。”海上航行主要利用季候风，五月以后刮西南季候风，商船从广州可顺风溯北而上，秋令以后刮东北季候风，即逆风不可行。商船装货至出口约需旬半月，所以宁波府商船户在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便向钦差行辕具呈提出申请。当时林则徐批示：“俟廷议到粤，听候谕知。”廷议指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会议的查禁鸦片章程，即禁烟新例。据林则徐《己亥日记》五月二十六日（7月6日）收到军机处咨行禁烟新例，故豫堃此件咨呈最迟不能晚于此日前送出。^④林则徐奉命钦差使粤，挂兵部尚书衔；三月初九日（4月22日）奉旨调两江总督，广东方面在四月初六日（5月18日）接到吏部咨文。^⑤故本咨呈所列林则徐官衔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十二月二十二日（1840年1月26日），林则徐奉旨简调两广总督，所以本咨呈不可能写于1840年。^⑥

2. F. O. 931/3

钦命署奉宸苑卿、督理粤海关税务、随带加二级豫为呈明事：

案准两广总督部堂咨：“福潮行保办商船，如天津、锦州、山东、福建、宁波、乍浦、上海等船，俱照新章办理，其本省惠、潮、高、廉、雷、琼各船，仍照旧章办理，亦飭令造册具结，呈送查核。”等因，到关。当经谕飭福潮行商遵照。旋据该商等禀请商船册结，由本关咨送督部堂查核，即经咨明在案。兹据该商潘敦华口口口口丰船下黄糖等货往浙，并缴送该船口口口口[册结各]一分，请由本关衙门咨送督部堂查核等情前来。除分别存咨并飭委库大使夏文汇等监视下货外，相应呈明。为此，咨呈钦差大臣、贵部堂，仰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林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1839年7月8日)³⁴

此件表明,收到廷议后,两广总督邓廷桢便咨会粤海关监督豫堃:“福潮行保办商船,外省俱照新章办理,本省仍照旧章办理,亦饬令造册具结,呈送查核。”广州口岸自此重新开放赴沿海贸易商船出口。上件之宁波船与本件之赴浙船,似为最早扬帆出口的商船之一。

六月至十月的豫堃咨呈缺佚。不过,从该档保存的一份十一月初十日(12月15日)两广总督邓廷桢咨会林则徐的文件可知,六月二十六日(8月5日)在省查验广东省海丰县七号船户黄瑞利船等商船六只,装载药料、洋布、纸张等货,给贴封条,由水师沿途查验交替,派员押送北上。七月十二日(8月20日)遇风漂散,八月二十日(9月27日)黄瑞利船乘风驶至吴淞口碇泊。³⁵另据十一月初八日(12月13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咨呈林则徐文,可知水师奉押的六只商船系赴天津,其他金丰泰等五船安全抵津。³⁶案:六月二十三日(8月2日),林则徐与邓廷桢、怡良会衔出示晓谕,因英国领事义律抗拒交出林维喜案凶手,阻挠英船具结进口,宣布禁止内地近海民人办艇出海与英船暗中交易,接济供应。³⁷由此可以看出,派水师押送合法出口商船,是在这一情势下采取的,为防止走私济敌、保护内地沿海贸易航路畅通的措施。

二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9月6日),遁居海上抗拒交凶和具结贸易的英国领事义律,挑起九龙海战。九月二十日(10月26日),正式通知中方已将林维喜案嫌犯解回本国。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派出阻止已具结的当郎号进口贸易的英舰 *Volage* 和 *Hyacinth*, 在穿鼻洋向广东水师船开火。九月二十九日(11月4日)至十月初八日(11月13日)间,又在九龙官涌山发生六起武力冲突。广州口外海域维持贸易商船航行的环境不断恶化。应对新的形势,林则徐适时进行政策的调整。十月二十二日(11月27日),林则徐与粤海关监督豫堃商讨后,会同邓廷桢、怡良出示晓谕,定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6日)封港,奏明遵旨永停英吉利国

贸易。而各国夷船遵式具结者,包括已具结的英船当郎号,仍准通商。³⁸

这一时期,朝野对是否允许民船出洋出现不同的意见。比如时在原籍守制的张岳崧(字翰山),于八月朔日(9月8日)自琼州致函林则徐,认为奸民外出偷买之弊,为害尤深,主张十月至正月,严禁民船毋得出口,以免出洋走私鸦片。但林则徐、邓廷桢、怡良和豫堃仍坚持禁烟而不封闭广州与内地沿海的贸易。九月初七日(10月13日)林则徐在虎门致怡良书说:“又昨接张翰山信,其所言内奸由外洋夹带入口,诚为必有之弊。然欲禁其出洋,则令出恐不能行,甚且激成他变,必须别筹察弊之法,方免因噎废食,亦不至开门揖盗,乃可永久遵循。”³⁹初九日(10月15日)又致书怡良云:“翰山所言势不能行,……昨曾于堃翁舟中再议及此,窃谓既不禁其出,则只得稽其入。”⁴⁰英国国家档案局现存宣布永停英吉利国贸易后豫堃致林则徐咨文八件,显示粤海关开放内地沿海贸易的政策不变,在管理上则有所加强。

3 F. Q. 931/5

钦命上驷院卿、督理粤海关税务、随带加三级豫为呈明事:

案准两广总督部堂咨,会札司议复,报往潮州商船开行时,由本关先移南澳镇飭营巡查,业将司议章程移明查照在案。兹于十一月初十日(12月15日),据福潮行商报有金永利船,装载糖水等货,报验往潮,除给红单照运,并于请关出口时飭查,并移南澳镇查照外,相应呈明。为此,咨呈钦差大臣、贵部堂,仰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林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1839年12月15日)⁴¹

案:本件及以下各件,豫堃所具的头衔均为钦命上驷院卿、督理粤海关税务、随带加三级。据林则徐《己亥日记》七月初五日(8月13日),“得京信,知豫厚庵擢上驷院卿,仍留粤海关之任。”⁴²

4 F. Q. 931/6

钦命上驷院卿、督理粤海关税务、随带加三级豫为呈明事：

案准两广总督部堂咨，会札司议复，报往潮州商船开行时，由本关先移南澳镇饬营巡查，业将司议章程移明查照在案。兹于本月十二日（12月17日），据福潮行商报有陈振成船，装载棉花等货，报验往潮，除给红单照运，并于请关出口时饬查，并移南澳镇查照外，相应呈明。为此，咨呈钦差大臣、贵部堂，仰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 咨 呈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林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1839年12月18日）¹⁵

案：本件和上件，均为出口往潮州之船，由福潮行商报验，于请关出口时饬查，并由粤海关移文南澳镇饬营巡查。为此，相应咨呈钦差大臣等人。报往潮州商船开行时，由粤海关先移南澳镇饬营巡查，是广东官府落实“既不禁其出，则只得稽其入”的具体措施之一。咨中提到的司议章程，对此作出多项规定，惜今不得见。

5 F. O. 931/7

钦命上驷院卿、督理粤海关税务、随带加三级豫为呈明事：

案准两广总督部堂咨：“福潮行保办商船，如天津、锦州、山东、福建、宁波、乍浦、上海等船，俱照新章办理，其本省惠、潮、高、廉、雷、琼各船，仍照旧章办理，亦饬令造册具结，呈送查核。”等因，到关。当经谕饬福潮行商遵办。旋据该商等稟请商船册结，由本关咨送督部堂查核，即经咨明在案。兹据虎门口禀报，本月十一日（12月16日）有永宁照船一只，船户邓顺利，由天津装载枣子等货进口。并据福潮行商缴送邓顺利船册结各一分，请由本关衙门咨送督部堂查核等情前来。除由本关委大关委员兴瑞详查，并将缴到册结咨送两广总督部堂存案，委员查验，及咨会广东巡抚部院查照外，相应呈明。为此，咨呈钦差大臣、贵部堂，仰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 咨 呈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林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1839年12月20日）¹⁶

6 F. O. 931/8

钦命上驷院卿、督理粤海关税务、随带加三级豫为呈明事：

案准两广总督部堂咨：“福潮行保办商船，如天津、锦州、山东、福建、宁波、乍浦、上海等船，俱照新章办理，其本省惠、潮、高、廉、雷、琼各船，仍照旧章办理，亦饬令造册具结，呈送查核。”等因，到关。当经谕饬福潮行商遵照。旋据该商等稟请商船册结，由本关咨送督部堂查核，即经咨明在案。兹据虎门口禀报，本月初六日（12月11日）有潮州照船一只，船户蔡大兴，由厦门装载豆子等货进口。并据福潮行商缴送蔡大兴船册结各一分，请由本关衙门咨送督部堂查核等情前来。除由本关委大关委员兴瑞详查，并将缴到册结咨送两广总督部堂存案，委员查验，及咨会广东巡抚部院查照外，相应呈明。为此，咨呈钦差大臣、贵部堂，仰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 咨 呈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林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1839年12月21日）¹⁷

案：本件及58三件咨文，沿续执行本年五月的规定，对外省进口之船，依照新章办理，均须造册取结，由福潮行商呈送粤海关衙门，并咨送两广总督衙门查核，同时咨会广东巡抚、咨呈钦差大臣查照。

7 F. O. 931/9

钦命上驷院卿、督理粤海关税务、随带加三级豫为呈明事：

昨据虎门口禀报，邓顺利船由天津装载枣子等货进口，并据福潮行商缴送该船册结到关，当由本关委大关委员兴瑞详细查验，并呈明察照在案。兹据该委员禀称：卑职遵即前往该船逐舱查验，并无夹带烟私，谨将该船装载货色数目开列总折，计开：邓顺利船长五丈一尺，梁头一丈九尺，

舱口十二个深八尺,水手二十名,枣子、散舱药材、宝砂等大小三百七件,葡萄干七件,槟榔十件,瓜子九十件,羊毛二十件,酒大小五十埕,等由,禀复前来,相应呈明。为此,咨呈钦差大臣、贵部堂,仰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林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1839年12月21日)¹⁸

案:本件及9 10三件,是粤海关大关委员对外省进口之船逐舱查验结果的通报。其要点是将该船装载货色数目开列总折,并确认并无夹带烟私。商船梁头在一丈五尺至一丈九尺之间,水手二十名以内,装载货物都是民生日用的土特产或药材。民生日用物资的航海贸易,满足普通民众日常的经济生活需求,若加禁止,不仅损害商船户的利益,也将影响社会稳定。粤海关委员逐舱查验通报的举措,符合既不因噎废食,又不至开门揖盗的精神。

8 F. O. 931/10

钦命上驷院卿、督理粤海关税务、随带加三级豫为呈明事:

案准两广总督部堂咨:“福潮行保办商船,如天津、锦州、山东、福建、宁波、乍浦、上海等船,俱照新章办理,其本省惠、潮、高、廉、雷、琼各船,仍照旧章办理,亦飭令造册具结,呈送查核。”等因,到关。当经谕飭福潮行遵照。旋据该商等稟请商船册结,由本关咨送督部堂查核,即经咨明在案。兹据虎门口禀报,本月十三日(12月18日)有福建照船二只,船户金振顺、蔡振胜,十四日(12月19日)有福建照船一只,船户蔡振国,俱由厦门装载豆子进口。并据福潮行缴送金振顺船、蔡振胜船、蔡振国船册结各一分,请由本关衙门咨送督部堂查核等情前来。除由本关委大关委员兴瑞详查,并将缴到册结咨送两广总督部堂存案,委员查验,及咨会广东巡抚部院查照外,相应呈明。为此,咨呈钦差大臣、贵部堂,仰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林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1839年12月22日)¹⁹

9 F. O. 931/11

钦命上驷院卿、督理粤海关税务、随带加三级豫为呈明事:

昨据虎门口禀报,蔡大兴船由厦门装载豆子等货进口,并据福潮行商缴送该船册结到关,当由本关委大关委员兴瑞详细查验,并呈明察照在案。兹据该委员稟称:卑职遵即前往该船逐舱查验,并无夹带烟私,谨将该船装载货色数目开列总折,计开:蔡大兴船长四丈八尺,梁头一丈五尺,舱口四个深七尺,水手十四名,豆子十舱、甘草、细辛等八十八件,瓜子七十三件,鹿筋一件,竹桐牛筋二十三件,等由,禀复前来,相应呈明。为此,咨呈钦差大臣、贵部堂,仰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林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1839年12月22日)²⁰

10 F. O. 931/12

钦命上驷院卿、督理粤海关税务、随带加三级豫为呈明事:

昨据虎门口禀报,金振顺、蔡振国、蔡振胜三船由厦门装载豆子进口,并据福潮行商缴送该船册结到关,当由本关委大关委员兴瑞详细查验,并呈明察照在案。兹据该委员稟称:卑职遵即前往该三船逐舱查验,并无夹带烟私,谨将该三船装载货色开列总折,计开:一金振顺船,梁头一丈五尺,舱口十二个豆子八舱;一蔡振国船,梁头一丈六尺,舱口四个豆子八舱;一蔡振胜船,梁头一丈六尺,舱口十二个豆子八舱,等由,禀复前来,相应呈明。为此,咨呈钦差大臣、贵部堂,仰请察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林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1839年12月24日)²¹

以上八件,反映了粤海关对福潮行保办商船进出广州口岸管理的加强,也证明了林则徐于十二月二十四日(1840年1月28日)所奏:“臣于十一月封港之后,即与邓廷桢、豫堃严飭洋商暨各国夷商,先后进口之船,系属何国何名,货物是否原装,有何辨认之处,逐层结报,务得确凭,再行盘查核验。其出口货,则按梁头丈尺,应载若干,不许超额多载”之外,又对“口门出入之船,更必严行稽察”,确实得到执行。²²

三

道光十九年粤海关监督豫堃致钦差大臣林则徐咨文虽然仅残存10件,涉及粤海关与内地沿海贸易的资料甚稀。它的珍贵之处,在于揭出了一段失落的事实,填补了历史的失忆。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道光十九年的广东禁烟运动,旨在挽救清朝的银荒危机。为阻止白银外流,打击鸦片走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而打击鸦片走私,必然净化了海洋贸易的环境。具结进口贸易的措施,实际上是建立一种诚信经营商的贸易规则,对正当的国内外商人都是有利的。既不因噎废食,又不至开门揖盗,说明林则徐、邓廷桢、怡良和豫堃的头脑是清醒的,心态是开放的,善于使用海关这一把守国门的利器。粤海关在禁烟与维护正常的海内外贸易的作用,是正面的和不可低估的。

由于禁烟运动在次年便被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所打断,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这方面的意义在当时就被忽略了。特别是粤海关保护内地沿海贸易的事实,更不见诸于记载。以往有关禁烟运动的论著,对禁烟与中外贸易的关系有所涉及,对禁烟与内地沿海贸易的关系却无人问津。原始记录因不受重视,疏于保管,逐渐散落以至于废弃无存。这是历史研究经常面对的无奈窘境。

上述豫堃咨文的重现,给我们一个启示:历史的变迁摧毁了大量的原始记录,但不可能抹掉所有的历史印迹。一些历史碎片,不经意地遗落在民间和海外,埋藏在地下和海底,一旦重现,往往会使历史改写。因为,受冷落或遗忘的史料并不等于不重要,虽然历史的原貌不可能完全复原,但当后人采取不同的视界拷问历史

时,它可能成为重要的证据。这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

注释与参考文献:

- ¹ 陈锡祺主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第23-25页。
- ^④ 英国国家档案局编:《清代广东省档案》,编号F. O. 931/103
- ^④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45页。
- ^¼ 同上,第341页。
- ^½ 同上,第366页。
- ^¾ 英国国家档案局编:《清代广东省档案》,编号F. O. 931/3。
- ^⑧ 英国国家档案局编:《清代广东省档案》,编号F. O. 931/4。
- ^(七) 英国国家档案局编:《清代广东省档案》,编号F. O. 931/104
- ^⑩ 陈锡祺主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第68页。
- ^⑪ 同上,第84页。
- ¹¹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第65页。
- ¹² 同上,第66页。
- ¹³ 英国国家档案局编:《清代广东省档案》,编号F. O. 931/5。
- ¹⁴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49页。
- ¹⁵ 英国国家档案局编:《清代广东省档案》,编号F. O. 931/6。
- ¹⁶ 英国国家档案局编:《清代广东省档案》,编号F. O. 931/7。
- ¹⁷ 英国国家档案局编:《清代广东省档案》,编号F. O. 931/8。
- ¹⁸ 英国国家档案局编:《清代广东省档案》,编号F. O. 931/9。
- ¹⁹ 英国国家档案局编:《清代广东省档案》,编号F. O. 931/10。
- ²⁰ 英国国家档案局编:《清代广东省档案》,编号F. O. 931/11。
- ²¹ 英国国家档案局编:《清代广东省档案》,编号F. O. 931/12。
- ²²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263页。